

灯下书

人间物语

## 缅怀与憧憬之比例

| 沈秋伟 文 |

《追忆逝水年华》的作者普鲁斯特说过：“我曾长久地凝视着一株开花的李子树，贪婪地留恋着其中的真理。”

有这么一段时间，我贪婪地凝视自己的过去，有点自恋，有点不可克制地回望，仿佛非要从中凝视出什么真理似的。人们常说，回忆过去就意味着衰老。一点不假，“缅怀”是一个人岁月之途已然爬过高峰、开始走向山前平原的征兆，看来并非好事。虽非好事，却也情不自禁，由不得自己。

但事物总有它的两面性。其实，缅怀是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。缅怀，说到底就是在有生之年，反复地咀嚼过往的人生，强化我们抗击侵害的韧度，坚定我们某种人生的信念与态度，许多人生的感悟都是从缅怀里生发出来的。

虽然如此，也有一些时间，我心中竟还有些热乎乎的憧憬。还憧憬什么呢？仔细一问，竟无确切答案。

## 二

大抵人生总有这么四个阶段：完全憧憬，憧憬大于缅怀，缅怀大于憧憬，完全缅怀（沉涵）。

第一个阶段，七八岁、二十郎当，象牙塔内，还稚气未脱，父母尚还年轻，心中了无挂碍，只偶尔有些少年愁滋味，加上些朦胧的相思情，朝三暮四，并无定性。看着这个世道，胸有雄心万丈，试着改造之，揉捏之，梦想一夜间把这个天地换了新装。

第二个阶段，三十出头，就一般人而言，结婚生子应当是一个分水岭，那些接踵而来的生活责任不由得让你收紧憧憬的翅膀，而落脚于地，耕耘好你的家园，为衣食儿女而逐渐耽于平庸。但此时，而立刚过，世界于我们的诱惑仍然很多，眼看得一些仕途征战、商海泛舟的惊心动魄，跃跃然，欣欣然，憧憬之情溢于言表。

第三个阶段，几个回合下来，胜者鲜，败仗多。开始一边疗伤，一边不得不接受命运的调侃。原本不屑一顾的佛理圣言，开始在心底泛出光芒。就如托尔斯泰读《红与黑》，开始有些激动起来。我也与托翁同感，十七八岁读《红与黑》，只不过是看了个故事，三十多岁再读，竟从于连身上读出些惺惺相惜的味道。我们是无力翻天的，我们必须承受生命之轻。逐渐地，我们需要寻找一座开满菊花的南山，没法找到的，也只有归隐于内心，在自己的心中种出一些菊意。四十几，五十挂零，我们的生命之舟，已经向中年的失落之海挂帆远去，开始随波逐浪。心想，把那些琳琅满目的梦想留给青年们去游历吧，把那些精彩无比的篇章留给年轻人去续写吧。

第四个阶段，按照数学的合理推理，人到了六七十岁，所有的憧憬，连同憧憬的影子都离我们远去，此时的托尔斯泰再读《红与黑》，真正到了伤心至极而老泪纵横了。

我们沉湎于过往的一切而不能自拔，我们陷于过往的一切，不再愿意面对残剩的岁月。

一切憧憬全部灰飞烟灭。

结束了，一切都已了然，一切都成了与自己无关的热闹。

## 三

这是我们的宿命吗？那种两者之比的此起彼伏？

周国平说过：“我们不妨眷恋生命，执着人生，但同时也要像蒙田说的那样，收拾好行装，随时准备和人生告别。入世再深，也不忘它的限度。这样一种执着有悲观垫底，就不会走向贪婪。有悲观垫底的执着，实际上是一种超脱。”

悲观垫底的执着，构成了别致的人生张力。我们为何悲观？因为人生如马驹过隙，芸芸众生，在神看来，只不过是一群熙熙攘攘的蚂蚁。而为何又要执着？又要执着什么？又要如何执着？这一系列问题摆在我们面前，绕不过，躲不开。

执着就要有所憧憬，就要有所追求。我们通了神性，因此在肉身之外，有向往，有憧憬，有超越一切存在之上的态度。我们残留着兽性，我们最终无法摆脱皮囊的束缚，死生一念间竟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。每每想到这一点，悲观主义的浪头就会把人的心思全然埋没。

于连的命运其实是所有人的命运，难怪托尔斯泰老先生在进入耄耋之年，再读《红与黑》而老泪纵横了。

## 四

我们需要憧憬，需要与其他兽类有所区别，努力挣脱皮囊的束缚来展示我们的神性。

年龄使我们缅怀，就让我们直面这种缅怀的状态。但我们须保持恰如其的比例，在缅怀与憧憬之间，努力保持足够的憧憬。读泰戈尔，我常常想，对于不同的人，老去的速度与节律是大不相同的，泰翁以他年近八十的高龄书写出仿佛只有十八岁的憧憬，着实令人敬仰。那种超乎常人的神性的光芒，即到今天，仍熠熠然与天地同辉。

我们要努力挣脱一切羁绊，像泰戈尔所说的那样，“生如夏花之绚烂，死如秋叶之静美”。

可能，我们实在抵达不了泰翁的境界，但我们总不能过早地把生命归结于单一的缅怀。只有缅怀，没有憧憬，我们的生命之源很快就会枯竭。

让缅怀成为我们后续憧憬的底气吧，而不要把它没落成胆怯；让缅怀成为我们未来生命的营养吧，而不要把它变成前行路上的泥潭。

憧憬着些，也缅怀着些。

让我们在缅怀与憧憬之间续写美丽人生。

## 君子张

| 梅南频 文 |

至今我还是认为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均是缘分。20世纪70年代，我被分配到宜兴精陶厂工作，恰巧与张志安先生的夫人孟繁燕一起。那时，我便得知张志安先生大名鼎鼎，非常崇拜。自幼对艺术的酷爱让我居然有了冲动，斗胆请孟师傅引见。预想中先生应该是架子很大的艺术家，但到简陋的陶校宿舍登门拜访时，见到的却是位老农般的先生，褪色的中山装紧裹着魁梧的身板，不修边幅的打扮透着随和的气息，方正的脸膛洋溢着慈祥的光芒。

先生与我同生肖，是比我大两圈的马。就这么简单，于是两匹马，老马和小马走到了一起。在以后的岁月中，先生对我总是百般呵护、谆谆教诲，成为我毕生难以忘怀的美好记忆。

先生在熟悉他的人眼中就是位“怪老头”。他言语不多，浓重江西口音的普通话又那么细声细气，似乎是个从不会发怒的男人。因为身兼数个社会职务，多次到市里开会，他从不就餐，会议一完就不见人影。有次我问他，怎么不吃了饭走，他回答：“有什么好吃的，浪费时间。”事实上，他是不愿参与过多与艺术无关的事情的，他的时间大多用在了自己挚爱的事业中了。在旁人看来，先生有点不合潮流，不争名于朝，不争利于市，固守自己心灵的那片净土，这大概也是先生终身做人的准则。

其实先生是位非常通情达理之人。他不喜欢打电话，有事就写封信，三言两语，没有多余的话，然后会在信中夹上一张小品。一只劲头十足的鸡或者几支怒放的迎春花，给你朝气蓬勃的感觉，笔墨间昭示着奋进的鼓励。

先生写的小品散文非常地道。每篇都是有感而发，从不无病呻吟，往往点睛之处引人警醒。我在主持小报工作期间，先生倾力支持赐稿。有年夏天，他居然为报社所有的编辑都画了一幅一尺方小品，署名赠送留念，令小青年们为之动容。

1994年，我办个人画展，先生知悉，特地为我作文鼓励，字里行间提携后进及期盼之情跃然而见。他希望美术园地繁荣多出人才，不希望文人相轻尔虞吾诈。

先生和刘二刚、王孟奇等诸多省内外书画家交情甚笃，常书信来往以画论艺交流心得，可见先生在艺术圈地位之一斑。

张志安先生对于艺术的追求与执着是始终如一的。无论哪幅作品，都没有多余的笔触，交代得清清楚楚。他扎实地从传统中走出来，难能可贵地形成了自己独特的“志安风格”。

每幅作品不看落款，就知道是他的。我曾与先生讨论过与其风格接近的名画家，他不假思索地随口就说出了某人的不足之处，后来我找来一些资料细读，思索中才领会先生的审美观点是犀利的。

有趣的是先生的画有耐读的题词，这与他的深厚文学素养分不开。一二句白话文，点题又跑题，大拙大雅，让人拍案叫绝！如此作法，只有大智者才能有所为。你别看他一声不吭，肚子的货色满满的！真使人敬佩之至，真人、高人呀先生。

有次，我与夫人同去拜访先生，他非常高兴。几句寒暄后，得知我夫人属鸡，当即为其画了张四尺整张的《报春图》留念。那时，他的画市场价格较高，但他在办一尺小品展时，坚持以自定的价格惠客，此例恐怕在全国均为独例。许多人也包我都不明白先生为什么这么做，毕竟这个社会金钱是每个人正常生活的保证呀！

后来有一次，先生给我来信说需要用钱了，商量是否可以帮出些画。我想，你居然也食人间烟火了呀！我不敢怠慢，立刻驱车前往。事后，我以高出先生自定价一倍的钱去交给他，他说太多了，不能这样，要把多余部分退给我。我无论为何也不收。先生迟疑了片刻，到书房挑了一些画给我：这个你拿去。我明白，先生从不肯欠人情呀！在这个金钱交往的社会，如此君子之风，真乃凤毛麟角，坦荡的先生啊！

后来，听说先生病了，我去探望，看他原先方正的脸庞消瘦了许多，而且疲倦苍老。他依然说，没什么关系，年纪大了，这是自然规律。话语间，他总是不谈自己，关切地问我近况怎么样啊？画得顺手吗？

我看到他满屋子堆满了他画的景德镇瓷器，有些还没拆箱，先生说这是他前阶段去那边画的。画案上还有些他画的紫砂笔筒及花瓶，他指了指一对笔筒说，这对不错，你拿去用得着，实用。

这对笔筒我一直放在画室里，见物思人，总是感慨万千。那些陈年往事依然历历在目。先生去世时，我正在北京进修，未能赶回送行，成为莫大的遗憾。

行笔至此，感觉有千言万语意犹未尽，三四十年的交往，先生与我亦师亦友。人生在世，不是活着的时候有多少人恭维你、崇拜你，而是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后，江湖上仍有你的传说，这才是一个人成功的体现。先生的道德、品格，至今被颂扬，才是真正的伟大与平凡。

这是一篇迟到的悼念，且以此敬献给我的恩师张志安先生。一位我永远难以忘怀的人：君子张。



含熏待清风  
插画 陆燕姜